

Z G W X D X

21世纪
21SHIJI
ZHONGGUO
WENXUEDAXI
2009NIAN
SHI
GE

中国文学大系
2009年

诗 歌

◇主编 / 韩忠良◇本卷主编 / 张清华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1227
1127

21世纪
中国文学大系
2009年
诗 歌

◇主编 / 韩忠良 ◇本卷主编 / 张清华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张清华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9年诗歌 / 张清华主编.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0.1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 / 韩忠良主编)

ISBN 978-7-5313-3500-9

I. 2… II. 张… III. 诗歌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04989号

2009 年诗歌

责任编辑 常 晶 黄 梅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冯少玲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337 千字

印 张 12.75

插 页 2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3500-9

定价: 25.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88517857

序

张清华

这个冬天来得是如此之早，刚到十月底，京城就迎来了第一场雪，而且是大雪。尚未退去秋装的树木忽然银装素裹，被压弯了腰。一个久违的世界突然回来了，窗外一片白茫茫的雪片，好像大自然的一场诗兴，一发不可收。朔风中纷纷扬扬，充满凛冽中的宁静，昏暗中的灰白。久违了，白雪，久违了，久远的记忆。

那时我也正在我的房间里，搬动着覆满薄薄的一层尘土的书和杂志，搜寻一年来可以入眼的诗歌，心中仿佛也有一场雪在下。这是相对寂静的一年，没有了去载那样的大灾难和大悲伤，一切好像是在平静中慢慢愈合。然而这平静中也有着百味杂陈的奇崛和不平，有着此起彼伏的悲欣与歌哭。只是这一切最终落于纸上，变成诗歌的时候，都有一种让我感奋和荡气回肠的痛快，一切都化为了这雪片一般的篇章和文字。我在心中默念着，燕山雪花大如席，雪落长城静无声……汉语的雪，或者如雪的汉语，在这夜空中尽情地飞舞飘扬。忽然有种遍地芳草的感觉，放眼望去，这属于诗歌的古老国土，辽阔，苍茫，一片无边的生机。镰刀，牛羊，马车，民歌阵阵，对应着我手里的剪刀和糗糊，散乱的感受和跳脱的文字。这是一场隐秘的飨宴，精神的飨宴，尽管

夹杂了那么多的喧闹、粗鄙和不如意。

我随手记下一些凌乱的感受。

一 无法绕过：关于海子二十周年祭

2009年牵动诗歌界人们一根神经的事件，是海子去世二十周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据说在春季全国各地有无数场研讨或朗诵的活动，来纪念这位并无生前的辉煌，却有身后的荣耀的虽然身材矮小却体积巨大的诗人，有人还编辑出版了各种版本的海子诗歌选集以及多卷本的海子纪念文集。

二十年虽然不一定称得上是沧海桑田，虽然也不一定称得上是水落石出，但对于海子来说足够了，它证明了这位诗人的意义，他文本的不朽。他的近两万行诗歌，在岁月风霜的磨洗之下一点也没有显得陈旧过时，恰恰相反，此时此刻的阅读让我坚信他语言的生长性，他的诗歌空间巨大的自我弥合与扩张。这是非常奇异的经验，十年前读海子的时候，感到有大量类似泥石流状的不可化解的成分，一些荒僻生硬的词语、过度奇崛的修辞使我望而生畏。而如今再度进入他的作品，这种感觉几乎已顿然消失，所见竟然尽是钻石般的光彩洁净和澄明剔透。这表明，伟大作品具有恒久的生长性，即便是在诗人已离世多年以后，也仍有新鲜和旺盛的生命。这不是故弄玄虚，海子的诗歌世界与诗学思想的确在这个二十年中显现出了艺术和精神的先知性质，它前出于时间和历史，高远，超拔，富有预见性的高度与力量。他所致力要超越的当代汉语的表象和单薄，的确部分地获得了实现——尽管这些实现也许是从另外的一些破坏开始的，而且这超越也并非单纯地还原古典意义上的纯净和唯美，而是创造、创始，是现代意义上的丰富和原始，是混合着创世语言与个人密码、经典符号与不可解读的黑暗语意、而后又被牺牲与献祭的伟大生命之光照亮的一种语言。这很难一下子说清，但我相信，真正具有诗歌

感知力与生命领悟力的读者都会体验到这一点。

讨论海子的诗歌几乎涉及从古典到现代诗歌的一切元命题，所以这又是一个巨大的深渊和陷阱，这里只能量力而行，浮光掠影地说说。很可能这种认识和估价的充分和完整还需要若干年，就像荷尔德林死后几十年才陆续有哲人和智者认识到他的价值一样，海子意义的完全彰显也需要汉语诗歌生长过程中的某些契机，在很多年后肯定还要有真正的爆发。但至少现在可以预期和肯定，对于汉语自由体诗歌语言的整体和逻辑意义上的怀疑可以告结了。现代汉语完全可以创造出与盛唐气象、与宋词之美，以及以《红楼梦》为标志的明清小说的传奇相媲美的瑰丽而圣洁的表达，创造出完美而无可挑剔的辉煌篇章。理解这些思想和语言需要时间，需要沉淀，也需要智慧的后来者的重新发现和照亮。

上述这些说法当然不是“圣化”海子，某些对海子文本的质疑也并非是全无道理。一个诗人当然不是神，不可能没有缺陷，但对于海子来说，“一次性的诗歌行动”是理解他的关键。在《诗学：一份提纲》中，海子表达了他类似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的一个观念，那就是要下决心做一个不可复制的诗人，一个诗歌写作与生命实践成为“一次性完成”的统一而互现的诗人。对此雅斯贝斯的说法是“一次性的写作”，他的例子是米开朗琪罗、荷尔德林和凡·高，是历史上一切“毁灭自己于深渊之中、毁灭自己于作品之中的诗人”。在雅斯贝斯看来，除了歌德是成功地“躲过了深渊而成为了伟大诗人”的一个，几乎没有例外，所有伟大的诗人都为他的写作付出了与文本匹配的生命人格实践——要么是自杀，要么是精神分裂。这些分析或许有绝对处，但我们同意这样一种基本的判断，那就是：杰出的诗人都是在其诗歌写作中融入了非凡的生命人格实践的诗人，这种付出可以是彗星燃烧式的——像屈原沉江、海子卧轨，也可以是春蚕吐丝、蜡炬成灰式的——像杜甫执著悲戚的苦吟、荷尔德林一生做不知疲倦的

精神巡游，每一个不朽诗人的生命中都包含了一段不可复制的传奇。

这应该是“属于上帝的诗学”。从这个意义上，海子的诗歌理想是值得尊敬和崇尚的，也许他是“最后一个”——种种迹象表明又不是——为了这诗歌理想牺牲的诗人。但至少他证明我们的时代仍保有了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多年后的阅读使我坚信，海子的文本、他的诗歌理想、他的人生实践之间是互相匹配的，这一“不可模仿”的条件使他保持了上升、还原和凸显的方向，他那荒古而灵幻的诗句因此呈现出越来越透明和澄澈的境地与力量：“大风从东吹到西，从北刮到南，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风的前面是风，天空上面是天空，道路的前面还是道路”，“目击众神死亡的原野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当她们像大雪飞过墓地，大雪中却没有路通向我的房门——身体没有门——只有手指，竖在墓地，如十根冻伤的蜡烛……”我不必再引用很多，没有哪一个活着的诗人的语言能够达到这样的境地：它荒凉中的灵幻，它晦暗中的澄明，它陌生中的亲和。当然这里也用不着引用他那些原始和混沌的、充满岩浆与烈火、洪荒与宇宙初始情景的长诗作品，那其中浩大的诗歌构架，存在的幻象与纷乱的符号，和他那些悲伤华美的抒情短诗——这生命喷发中生出的晶莹钻石一起，表明诗歌的形而上学的界限，最高最远的诗歌的界限。它超越，但也引领着最广大意义上的诗歌王国与世俗世界的语言。

杰出的诗歌总是为读者准备好了多个通道或者界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子的诗歌也完全可以属于俗世。有人对海子诗歌的“世俗化承认”表示了忧虑，甚至愤怒，连“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样的诗句都成了房产开发商的广告语，但在我看来这没有什么，这表明最低俗的读者也可以从他的诗歌世界中获得光明的碎片，和语言的帮助，这不正是诗人那慷慨与悲悯灵魂中应有的意愿吗？世俗的解读或利用都无损于海子诗歌的纯洁性，那原本

是不朽诗歌的无形体积的一部分。就像俗人用屈原和李白、但丁和莎士比亚自我鼓舞一样，海子诗歌的被广泛接受是一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2009年春天，当我在“宇龙诗歌奖”颁奖会上听到一位盲歌手演唱海子的《九月》等诗篇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了许多，好的诗歌随时充满了转化的奇迹与可能，盲歌手那旷远悲凉的歌吟与诗人的意境息息相通，让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确有真正的热爱和理解，有真正的追慕与和声，以及精神交融的眼泪，以及会心的掌声。

对海子的言说总是言不及义的。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海子已经成为一个时代诗歌的标记，也成为汉语新诗百年历程中的一个符号。而二十年的纪念恰好是一个关节，一个具有历史感的契机——同龄中活着的人已经进入了中年，而海子则永远定格在了生命的青春。他在二十五岁便已经完成他在这个世界的使命和履历，完结了足以留给我们终身捧读的创造，并且毅然果决地准备好了一切使之完成的仪式。想及这一切不能不深长叹息，百感交集。

在岁末，我还有幸参加了另一个诗人骆一禾的追思会。这位海子生前的至交和知音，在海子去世之后一个月内，曾满含悲伤日夜兼程地帮助整理海子的诗歌遗稿，并因为遭遇了另一场悲情事件，而突然大面积脑出血。在医院昏迷多日之后，与海子的自杀相隔不到两个月离世。他留下的包括两首长诗在内的作品总共也达两万多行，其中所见的诗歌抱负可以说也和海子一样高远，二十年后捧读他的诗，更深切地感知到这对难兄难弟共同的趣味与志向，感知到他们灵魂的息息相通，真挚的友情和共同的诗歌观念使他们创造了当代诗歌史上的一段传奇和佳话。但“一个诗人是有命运的”，人们记住了海子，却忘记了骆一禾，海子的光芒彻底释放出来，他的诗歌和话语都被照亮，而骆一禾却注定要隐入黑夜之中，他的作品尽管充满大诗的恢弘与大气，充满思想与结构上的宏伟理念，但在今天读来仍具有晦暗与混沌的性质。

整体结构清晰，但局部和词语中却仍然充满迷雾，犹如一个未完的巴别塔，形而上的诗歌理想和作为文本言说的诗歌确乎还未完成连接。

我无法判断这一阅读的感受是来自于文本的局限，还是来自于读者的愚笨，相信会有真正的智者去领悟他宏大的话语世界，但不管怎么说，作为海子诗歌的伙伴，在一颗燃烧着的巨大星体的侧畔，骆一禾注定是寂寞的。

二 愤然或悲情，另一种声音的呼啸

有人从塔吊上飞了下来，有人刚刚爬上脚手架
我躺进墓穴试了试——那宽度！那深度！

这是哭泣的时刻，肿胀的时刻，作伪证的时刻，
我在窗下浇花，找不出更好的比喻。

因为读到了朵渔的一首《愤然录》中的这些句子，很长时间无法释怀。和这位诗人一样，我也无法认同一个现实中的“浇花者”角色，因为那和“作伪证”者一样是不光彩的。所以，必须要说一说那些属于死者的幽灵的黑暗，以及来自良知的悲悯和愤然。

“时代”无疑已经和很多东西成功媾和，如果说它一定有一个永恒的敌人的话，那么就是诗歌。在鲜花盛开的背后，在财富和肉体都在肿胀的时刻，只有诗歌能够听见世界内部和底部的哭泣声，感受到幽灵的悲情与怒气。这是时代之幸，也是良心之幸，我们的诗人还存活着，他们的声音还在。很好，一切正常。

这里我想借机谈一谈朵渔的诗歌——虽然这并非谈论诗人个体的时机。在授予朵渔第十五届“柔刚诗歌奖”的授奖词中有这样一段话，“他的愤怒和担当让人快慰，他的敏感和执著令人深

思。无论处于何种境地，朵渔都坚持自己的声音和判断……”这个评语应该不算过分，某种意义上，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见证“70后”迟迟到来的成熟了。而且可贵的是朵渔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即：他不但知道要表达什么，还知道如何表达，知道表达有可能产生的局限和悖谬。因此，他成为了能够同时体现“时代的复杂性”和“主体的复杂性”的诗人，因此他的“敏感”就是特别能够体现意义和价值的，而不只是如今年轻诗人中流行的个人和自大狂意义上的敏感，暴力和粗蛮式的敏感，而是理性支配的敏感的敏感。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兆头，他们没有重复上一代，也没有重复自己。在朵渔的一部诗集的最后部分《愤然录（2007—2008）》中，我读到了上述感受，读到了写作者成熟的思考能力与伦理观。如同去年他的那首《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受到普遍好评一样，他不单面地批判或者谴责什么，而是把自己放进这个混乱的时代之中，放进主体与现实的关系之中，来书写诸种困惑、迷失、思考和判断，来书写这种关系中的各种复杂的侧面。他的《读历史记》《多少毒液如甜品……》《他用泪水思考甜》《感怀》诸篇都体现了这些特点。也可以说，在个人与现实失去了通常意义上的“紧张关系”的时候，写作者如何确立自己的思考与批判者身份，朵渔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当然，他的诗歌也带有70后一代诗人鲜明的破碎感，以及飘忽与迷茫的想象，敏感的细节与直觉，这大约也是他们对价值的暧昧性和认知判断的复杂性的理解的一部分。

另一个值得专门谈到的例证是民刊《活塞》。自2004年10月第一卷出刊，至今它已出版了6期。从第一卷开始它就以鲜明的异端色彩、强烈的陌生感、幽灵与死亡的气息引起了读者的注意。我曾以“工业时代新美学”为题，对它的文化与美学特点做过专门的阐释，因此这里不准备再作详谈，但要强调的一点是，这批诗人丁成、徐慢、阿斐、孔鸪、王晟、税剑等，他们可以说是今天中国少有的真正风格独具的同人性写作群体，他们的特点

就是直面“现代/城市/技术/政治”之间的合谋关系，对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与精神异化、道德与价值崩塌进行揭露。从美学上，他们更多地继承了波德莱尔式的陌生与惊悚、阿波利奈尔和布勒东式的超现实主义与无意识色彩，但前现代式的叛逆精神、批判勇气有常常与后现代式的拼贴与互文游戏加以结合，使他们的作品具备了强烈的视觉性、时代感，以及现实与梦幻对应结合的独异风格。大量以尸体、鬼怪、亡魂和幽灵为主体形象的图画出现在这本诗集中，并非只是起到装饰性的作用，它所引起的视觉反应，与诗歌阅读中所获得的以死亡、堕落、虚无和错乱为主题的想象之间，具有可以彼此印证与加强的互文性。我强烈推荐徐慢的《液体流域》《地形毒素》等诗，它们大量地使用了自然学科的术语，使修辞呈现出工业时代的偏执与生硬，技术主义泛滥所带来的暴力与有毒气息。他对去年广泛流行的地震题材也有自己非常独到的理解与书写，他的反思不只是以社会现实和历史作为时间背景，而是以人类以及宇宙的时间作为背景，所以就超出了通常的悲伤、怜悯和痛惜的意义。

我同时还推荐丁成的一篇叫做《异端——灵魂的刑具》的文章，该文可以视为近年来最重要的诗学文章之一，他不只回顾了《活塞》的历史，而且对这个写作群体的文化与诗学观念做了详尽阐述。他这样解释《活塞》的意义：“现在已经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异端’，也不能粗暴地断定其为一个肇事分子的行为属性，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今天，三十年的时间里汉语内部经历了种种激荡和波动。当我们再次审视‘诗歌’这一貌似神圣却日益娱乐化的命题时，会一览无余地发现，一种关乎精神、关乎灵魂、关乎时代伦理、关乎写作道义的高贵气质，正夹杂在灯红酒绿的文化蜃景中，暗娼一样形容暧昧、面目可疑。‘活塞’像一颗铁钉粗暴地扎向当代文学的胸膛！血流如注的文化浊流中，‘活塞’以其特有的独异的光芒，照耀并医治着人们业已无可救药的绝望，甚至说它像铁锤一样，砸向固有的时代禁忌，砸向麻木的

文学良心，砸向僵化的文化思维和观念也丝毫不显得过分。”但另一方面，他也并不乐观地估计一个民间诗歌群落会起到的作用，“虽然‘给社会趣味最致命的一击’的想法并不一定能如期实现，但起码，在一个时代语境下，在阴霾一样的‘政治正确’的氛围笼罩下，我们对汉语文学保有的热忱和革新的勇气，像一记记响亮的耳光不断抽向庞大的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奴性社会的文化脸庞！”^①很显然，如果要界定一个“先锋性”诗歌运动、如果我们所谈及的“先锋诗歌”还存在的话，那么在现在这一荣誉首先应该属于他们——年轻的“活塞”诗人们。

“愤怒”是《活塞》的关键词之一，在这一期中我还读到了王晟的一首《愤怒的权利》，这当然不一定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首诗，但它同样具有符号意义：“我们需要愤怒的权利/而不是眼泪和哀求……//地球村癌症般地爆发/太湖的蓝藻就像敌敌畏/而奶粉中毒，从蒙牛到三鹿/我们有没有愤怒过？/从生到死，哪怕一次/我们有没有拍案而起/大声地向他们说个‘不’字？！！！”这些质问是有力量的，对于每一个人都具有触动灵魂的作用。尽管我个人并不无原则地推崇直露地表达社会情绪的诗歌，但这类作品表明，活塞诗人们并不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与风车和羊群嬉戏，而是将他们的批判精神直接伸向了现实的各个层面。这不但值得推崇，还需要学习。

在春季，我偶然从友人处得到一份叫做《NO》（主编：郭盖）的民间印行的报纸，这是一份集诗歌、行为艺术图片、社会文化观察等于一体的报纸。它并不精美的编印质量和它令人惊悚的内容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和对比，读后令我久久难以平静。其中的一组图片，是各种各样的流浪或乞讨的疯人，他们无一例外地头顶一只代表权力的“大盖帽”，做出各种怪相。究其含义，

① 丁成：《异端——灵魂的刑具》，《活塞》（上海）总第6期，2009年。

应该是讥刺这个社会无处不在的权力对于人的无处不在的控制——连精神病和流浪人也不例外。这些被逐出了社会的人，也仍随身携带了权力所造成的印痕与创伤。另外一组是一个叫做“片山”的僧人的自戕行为——躺在冰冷的污水里，把头埋进垃圾或污泥之中。其中一个最极端化的行为，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做是一个“行为的极限”，是一幅叫做《你选择强权，我选择吃屎》的图文，它记录下了这位片山僧人——也是行为艺术家——的“吃屎”行为，并且记录了这一行为的全过程。图片可谓令人发指，触目惊心。在恶心和惊悚之余，也可以洞见其文化含义：对于我们时代华美外表掩藏下的种种令人无奈和绝望的细部景象，那些无法表达的悲愤，只能通过自我戕害和自我亵渎来传达，这不是吃屎者的耻辱，而是时代和公共良知的耻辱。它所生发出来的象征意义，像那坨大粪散发的气味一样，让我欲哭无泪，良久无语。

三 “中产阶级诗选”与普世情感及其他

有一本比较“奇怪”的诗选需要讨论：诗评家杨四平主编了一本未公开出版，但是印刷非常正规且以编号形式赠阅的《中产阶级诗选》，著名诗歌理论家蓝棣之先生还为之写了序言，四平本人也写了题为《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前言。我认真阅读和统计了一下，发现所收入的三十二位诗人中，几乎包括了近年所有阵营与群落中的诗人：陈东东、张曙光、翟永明、于坚、李亚伟、伊沙、尹丽川，还有梁晓明、汤养宗、陈先发、卢卫平，还有安琪、周瑟瑟、白鸦、吕约等等，跨越了几个阵营、数个年龄代际，有“知识分子的”、“民间的”、“第三条道路”的，还有三者都不靠的。我当然也理解编者试图打破原来的若干界限划分，试图从文化政治与社会学角度，根据中国现实的社会状况来重新考虑诗人的文化身份、建立写作的价值尺度的想法，这些意

图当然是好的。但是阅读其中的作品，发现还是很难在这样一种构想下安放它们，把这些人放置于一起也不知他们各自将作何感受，有没有走错房间上错床的感觉。而且尤其是，作为一个具有通约性的文化批评概念，“中产阶级”从来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贬义词，与虚伪、复制、浅薄几为同义语，这与“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公民社会与民主政治的主体——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中产阶级诗歌”显然只能作为文化概念而无法以社会学内涵来命名，所以它成为一本至为“奇怪”的选本。这一点我曾与四平兄当面交流，然四平未置可否，也许是给我留了面子，但我确实期待着合理的解释。

行文至此，难免再度触碰一个布满暗礁的话题。我曾撰文批评当代诗歌写作中的“中产阶级趣味”，也曾经遭到过误读与尖锐的批评，但我所说的中产阶级趣味并无为诗人贴标签的意思，指的是一种风气，一种普遍存在的取向，并不是要把帽子扣给某些诗人。因为在我看来，诗人的人文主义立场和中产阶级趣味之间几乎是成反比的，90年代后期以来，在与现实的紧张关系普遍消除之后，保持诗歌思想的尖锐性和写作的人文主义性成为一个问题。我并不反对通过个体和内心生活来实现诗人的承担，但是前几年的写作中确乎弥漫着一种过于腻味的“个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倾向，“内心生活”的精细描摹并未对外部世界和现实伦理予以承担，而是安于一种令人不适的自恋与自得，而今这种风气确有消减的趋势，这是一个好现象。毕竟我们的时代有太多问题，与民生的艰难和世道的不公相比，这些被刻意美化和放大的个人情景是如此的“不真实”。因此我相比之下推崇的是尖锐的写作，是表达精神痛苦的写作，甚至是粗鄙但相对真实的写作——就像几年前所选的墓草的诗、郑小琼的诗、近两年所选的曾德旷的诗那样。痛感的诗歌，有精神承担的诗歌，能够凸显我们的真实生存状况的诗歌，总感觉难以和“中产阶级”扯到一处。

2009年其他的“诗歌事件”虽然不少，但似乎并无特别让人

震撼之处。值得提及的有两件，一是“中坤国际诗歌奖”将“A奖”授予了叙利亚的诗人阿多尼斯，“B奖”是授给了中国诗人北岛，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结果。“阿多尼斯”在古代叙利亚的神话中是“生命之神”的意思，它主管大自然一年一度的死亡与复活。这个原意无疑非常适合一个诗人的使命，阿多尼斯作为当代具有世界级影响的诗人，确无愧于这个奖项，当然反过来他也证明了中国诗歌业已与世界紧密相连，中国的诗歌界也已开始了与世界的对话并且正在真实地“输出”其影响。再一件事就是2009年8月份在青海举行的“第二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据统计有两百多位来自中外各国的诗人出席，此次会议所设立的首届“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授予了当代阿根廷诗人胡安·赫尔曼，一位广有影响且毕生与铁幕政治斗争的诗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当代诗歌单面地去寻求世界的认可、找寻影响源头的时代结束了，它具有与世界互动与对话的可能性。这无论如何都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对话的基础不是别的，正是中国的诗人们普遍具备以普世价值与人类情怀来面对诗歌的心态，中国的诗歌确乎在一些方面引导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引导着任重道远的民族精神的解放与前行的路程。

普世价值的增长不只表现在外向对话的方面，同时也表现在两个民族情感与心灵的交融之上。当影片《南京！南京！》持续播放，当中日之间持续政冷经热，当网上随时随地都可看到的中日两国网民之间的误解甚至仇恨的言论的时候，我读到了将近六十位日本作者为中国汶川大地震一周年而作的诗歌，真得感谢旅日的诗人翻译家田园，感谢《诗歌月刊》杂志富有匠心地推出了这组作品，它们让一个中国人读了以后心里发热，发烫，让他觉得那个民族与他的人民是一样的人，一样心怀善良、悲悯生命，一样感同身受、情同兄弟姐妹。尽管我无法选入这些作品，但却想在这里告诉更多的同胞，至少在诗歌中是没有仇恨的，不管什么样的民族，不管什么样的历史恩怨，诗歌可以化解一切，因为

它是人类精神中最美好的部分。请读一下一位叫做齐藤惠子的《请让我倾听》：“我们都是天空之子/飘上悲伤的蓝天/或化作烟霭飘浮/原来是如此轻易的事/风在哭泣/夜里传来寂静的牵念/我侧耳倾听/请让我听到远在四川的你的声音/让我们一起身体变蓝直到手指尖”。在灾难和死亡面前，这一颗心和那些心一起跳动，这个生命和那些生命一起承担，他们像天国中的手足那样彼此慰藉，悲欢与共。再看这位叫做佐川亚纪的一首《亚洲的孩子》：“吸进了五月和风的胸膛/被压垮了/保留着如两扇崭新的门扉的形状”——

亚洲的孩子们
用裂开的大地的语言
用泛滥的河流母音
在瓦砾中镌刻出大写的人
死在诗里 在每个人的胸中
五月再次重生

所有的人都应该读到感动，读到生命中最宝贵的真诚。是诗歌承载和担负起了这样美好、宽阔、诚挚和圣洁的人性，在两个恩怨纠结的民族之间架起了心灵的舟桥，燃起悲欢相依命运与共的情感之火。我们当然很清楚，这也许不能为两个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带来什么改变，但多一点同情与爱，总比多一些仇视与恨要好。在诗歌中，同情和爱永远会战胜仇视与恨。

同样的感受也在我读另一些作品的时候出现：在厦门诗人出版的诗歌民刊《陆》总第3期中，我读到了由二十五位诗人组成的“台湾中生代及新世代诗人作品”专辑，这些作品让我更强烈地感受到汉语远比政治强大的力量。这些诗人的血液中所流淌的，是几千年中国文化与诗歌的营养与根脉，虽然我并没有将它们选入，虽然他们和他们的先辈——以纪弦、痖弦、洛夫、余光

中为代表的老一代台湾诗人——比起来并不显得更有才华与气魄，但我要说，他们和大陆诗人的写作相比，真的并无区别，他们对当下生活状态的感受，对生存的探究与揭示，和此岸的写作者之间真的是同出一辙、息息相通。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们不只是同一个文化的子孙，更是同一个诗歌传统哺育的后代。

我们要向那些优秀的写作者致敬，在今年，我读到的诗歌中让我感动和欣悦的作品可能比任何时候都要多，所以这本年选也变得越来越厚。尽管我一向认为一个好的诗歌选本不应是一个“好诗集萃”，一个优雅和纯美诗歌的集合，而是能够在诗歌历史和美学的谱系中“刻下痕迹”的文本。但这样的作品确乎很少，“极端的文本”远少于“美好的文本”。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来评价这样一个现象，也许是好事，在喧闹和行为化的写作趋于沉淀的时候，正是诗歌走向某种内化和成熟的标志。不管怎样，技艺的凸显总不能说是坏事。

还要向一年来热心赐赠资料的朋友们致以谢意，你们的信任和关注是我编选工作的动力，也是我力图保持这个选本的风格和纯粹性的出发点。

在我敲完这篇序言的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北京的天空再次飘起了鹅毛大雪，我不禁想起了诗人食指的一首《暴风雪》中的句子，它磅礴而深远的诗意与此刻的情景是这样暗合。让我引用它作结——

抬头风雪漫漫，脚下白雪皑皑……

这就是孕育着精神的冰和雪的年代

2010年1月2日深夜，北京清河居